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智库丛书》 总主编：陈琪 陈波

追求暗示的政治



奥克肖特政治观研究

The Politics of the Pursuit of
Intimation—the Study of the Political
Viewpoint of Oakeshott

周明军◎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智库丛书》 总主编：陈琪 陈波

本书的出版获得了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奥克肖特政治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5YJC810025）的资助。

追求暗示的政治



奥克肖特政治观研究

The Politics of the Pursuit of
Intimation—the Study of the Political
Viewpoint of Oakeshott

▶ 周明军◎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追求暗示的政治：奥克肖特政治观研究 / 周明军
著. —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6.6
ISBN 978-7-5192-1517-0

I . ①追… II . ①周… III . ①奥克肖特, M. (1901-
1990) - 政治哲学 - 研究 IV . ① D097.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36885 号

追求暗示的政治——奥克肖特政治观研究

策划编辑 孔令钢

责任编辑 黄琼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http:// www.gdst.com.cn](http://www.gdst.com.cn)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215 千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92-1517-0/D · 0140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智库丛书》

学术委员会

- 陈 琪（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
陈 波（中央财经大学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王逸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陈 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张清敏（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张胜军（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
苏长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肖欢容（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
孙学峰（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
庞 琦（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
周方银（广东外贸外语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
白云真（中央财经大学国际政治系）
池志培（中央财经大学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刘建伟（中央财经大学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智库丛书》总序

2014年伊始，世界政治就被层出不穷的冲突和纠纷所困扰，亦显示出变化的曙光。一方面，俄罗斯与西方世界围绕克里米亚的角力，隐隐然让世人看到传统冷战思维的回潮；另一方面，包围在马航MH370航班失联事件的疑团，凸显了在全球化时代国家间合作的必要性与困难度。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公认价值的今天，很多老问题尚待解决，不少新问题也应运而生。面对略显纷乱嘈杂的现实，古老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

重新聚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研究，是全球化浪潮和信息时代的必然要求。首先，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全球治理的概念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一趋势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更加明显。在武器扩散、恐怖主义、环境保护、疾病预防以及经济发展等诸多领域，都要将全球看作一个相互联系的体系来解决问题，政治学者需要及时提出有效的理论分析和政策建议。其次，国家作为国际关系中最主要的行为体，既要对外面对国家间冲突、政经纠纷等问题，也要对内面对因贫富差距拉大、扁平化社会所带来的诸多矛盾。这些理论及操作层面的疑问，都亟需学者从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视角给出相应的答案。

重新聚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研究，是对正走在“圆梦之路”上的中国自身的突出贡献。其一，正在崛起的中国，对内正在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结构转型的“深水区”，学者需要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缓解社会矛盾提供更多的政治智慧。其二，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提升，伴随而来的外面环境压力也在逐渐增强。如何妥善解决包括海洋争端和贸易摩擦在内的国际议题，如何为已经秉承了近三十年的“韬光养晦”的对外战略注入新的内涵，是理论界必须承担的责任。其三，中国怎样更好地履行负责任大国的职责，并更好地向全世界传达属于自己的政策主张乃至价值取向，也是一个有价值的前瞻性课题。

重新聚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研究，也是中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术界自身发展的诉求。政治学是一个古老的学科，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则是一个肇始于19世纪末，

繁荣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新局面。学者们目前的工作，不仅是要积极追赶和呼应西方政治学科的发展前沿，提高我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也要充分汲取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政治治理的丰富养分，扎根于目前的政治现实，缔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适用价值的理论观点。对国际关系学科而言，国内学界在学科建设、研究方法和运用研究资料等方面，也存在着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压力。在目前国际关系学科内范式融合和全球治理理念盛行的背景下，国内学者需要在思想创新和议题选择上做出更多努力。

当然，一个学科的发展和壮大，绝不能仅仅依赖于学者个人或者群体的努力，更需要有蓬勃向上的国力和理性有序的社会氛围作为支撑，需要来自于政府、高校、非政府组织乃至公司企业的资源倾斜。与此同时，学者也有责任将相关理论和政策研究的成果，以及自身所具有的文化视角和国际视野，转化为推动国家发展的动力，即所谓智库的作用。目前，智库在中国的发展尚属方兴未艾，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同仁加入其中，群策群力间实现本学科的跨越式发展，一同积极面对现实，踏实研究问题。

基于以上的目的与意义，为了向国内外学者与公众展示和分享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武汉学术出版中心精心策划和推出了《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智库丛书》。我们期望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收集和推出一批高质量的兼具理论与现实意义的专著、译著、论文集等，展现本学科科学家们笃学省思的风采。在此，也拜求学界各同道先进，不吝赐稿，共襄盛举。

最后，该丛书的顺利出版有赖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武汉学术出版中心和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的大力支持，有赖有关部门的关心与指导，有赖学界同仁们的关注与帮助，更有赖广大读者、学人的阅评和指教。本人在此一并致上诚挚的谢意！

陈琪 陈波

2014 年 3 月 28 日

（陈琪，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秘书长，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政治科学》执行主编；陈波，“冲突管理、和平经济与和平科学”常设国际学术会议中方主席，中央财经大学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eace Economics and Peace Science》共同主编）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理性主义政治观	7
一、追求至善的政治：古希腊的伦理政治观	7
（一）柏拉图的政治观——伦理的理性主义	8
（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观——自然的理性主义	10
二、追求神性的政治：中世纪的神学政治观	14
（一）奥古斯丁的政治观——神的理性	15
（二）阿奎那的政治观——自然理性主义的重张	18
三、追求权利的政治：自然法学派的权利政治观	22
（一）自然法——追求权利的政治的论证体系	22
（二）洛克的论证过程	24
（三）对自然法论证体系的批判	27
四、追求功利的政治：功利主义的政治观	34
（一）边沁的功利主义政治观	34
（二）密尔的功利主义政治观	38
第二章 奥克肖特对近代政治的认识	46
一、奥克肖特认识西方近代政治的方法	47
二、西方近代的政治理论	51

三、西方近代的政治活动风格	58
(一) 信念论政治的活动风格	59
(二) 怀疑论政治的活动风格	61
四、西方近代的国家形态	64
第三章 奥克肖特对理性主义政治观的批判	71
一、理性主义政治观的表现	71
二、理性主义政治观的特征	73
三、理性主义政治观的病因	76
四、理性主义政治观的危害	78
第四章 “追求暗示的政治”：奥克肖特的政治观	85
一、追求暗示的政治：在经验主义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政治之间	85
(一) 奥克肖特对政治的一般理解	86
(二) 经验主义的政治观与意识形态的政治观	87
二、追求暗示的政治：奥克肖特的阐释	90
(一) “政治是追求暗示”：奥克肖特的论述	90
(二) “追求暗示的政治观”：奥克肖特的解释	93
第五章 “追求暗示的政治观”对政治理解的启示及其局限	99
一、在事实和价值之间——政治概念之解析	99
二、“追求暗示的政治观”关于政治理解的启示	104
(一) 理解政治不能用全然理性主义的方法	105
(二) 理解政治要充分认识到政治的复杂性	110
(三) 理解政治要充分认识到政治的偶然性	113
(四) 理解政治要充分认识到政治绝非统治，而更多是对话与说服	116
(五) 理解政治应该坚持中庸主义的立场	124
三、“追求暗示的政治观”的局限	129
结 语	135

附 录 中西方奥克肖特政治思想研究的基本情况与主要问题	142
一、中西方奥克肖特政治思想研究的基本情况	142
(一) 汉语学术语境中的奥克肖特政治思想研究	142
(二) 西方学术语境中的奥克肖特政治思想研究	144
二、中西方奥克肖特政治思想研究的主要问题	147
(一) 整体把握奥克肖特思想之难	147
(二) “标签化”研究的困境	152
(三) 前后一致的奥克肖特政治思想	155
三、中西方学界都未能充分重视“政治是追求暗示”的洞见	158
参考文献	160
一、奥克肖特的相关著作	160
二、国内外研究奥克肖特的文献	161
(一) 专 著	161
(二) 相关著作	164
(三) 期刊论文	165
(四) 学位论文	170
三、有关政治观问题的文献	171
四、与本书主题相关的文献	174
五、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	178
后 记	179

导 言

政治是什么？这是政治学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也是首要难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政治现象都呈现出不同的复杂性，同时基于时代的要求政治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尽相同，这使得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政治这一概念的基本特性的认识也不会相同，或者说，这使得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了不同的政治观。但是，不同政治观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不同阶段人们认识和理解政治的方法也是不同的，恰恰相反，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有着近乎一以贯之的理解政治的基本思想方法或思维模式——理性主义，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政治思想史不同阶段中的政治观又是相同的，即它们都是理性主义的。

这种理性主义的思维模式肇始于苏格拉底。一般认为古希腊有系统的政治思想是从苏格拉底开始的，这是由于苏格拉底开始把希腊人对于自然的研究转向了对于人类社会的关注，但是研究对象的转变并未带来新的研究方法。苏格拉底直接把希腊人探究自然现象时所采取的基本思想方法挪用到了关注人类社会上，这就是理性和逻辑的方法。这种理性主义的思想方法被认为能够在人类社会中找到和自然领域中一样的某种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并且这种方法成了西方政治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为后世所继承。甚至在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那里也不例外，他们认为即使上帝也必须遵循逻辑规则。到了近代，理性主义的思想方法与自然法思想结合成了普遍理性主义的论证体系，这一论证体系从某种被假定的前提出发，通过逻辑推论而得出包括秩序、权利和义务、平等和自由等一系列的政治范畴，以及由这些范畴所构成的一系列严密的理论体系。

这种自古希腊以来的、主流的理性主义政治观，从根本上说是妄图以知识论来解决价值领域的问题。亚里士多德曾说：“如若人们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思考，那么，

很显然他们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所谓科学显然是对开始原因的知识的取得。”^[1]而到了近代西方，在罗蒂看来，知识论则成了第一哲学，这种哲学自欺欺人地认为，它可以超越历史环境找到人类知识的基本必要条件。知识论的逻辑是依靠追求必然的知识就能得到关于客观规律的客观真理，这样的思路比较适合自然科学和数学领域，但却不适合社会生活领域，因为对于复杂的社会生活根本难以做到客观而科学的分析，这源于人本身的复杂性。正如赵汀阳所言，“依靠理性而获得普遍真理，这是知识论的伟大梦想，可是偏偏不合道理的是，理性其实并不能保证找到真理，至少是不可能找到足够多的真理……在生活问题上由普遍理性达不到普遍真理，这一荒谬的事实如此不合道理，却又如此真实。”^[2]这样的思路随着知识领域的分工越来越细化，而逐渐、也将必然会走进一条死胡同，因为政治现象日趋复杂，而理性主义的政治观对政治的认识所运用的知识却日趋“专业化”，复杂的政治对上简单的知识，这是理性主义政治观的死结。这就是说，理性主义政治观在方法上总是用其他领域的知识、尤其是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来理解和解决政治领域的问题，并一再声称能够找到解决政治问题的一劳永逸的途径，进而最终推广一种所谓“普世价值”的模式和方案。理解政治必须从政治本身出发，正视政治现实，然而理性主义政治观恰是对政治现象、政治问题的理解和认识不足，这样的思路其实是对政治的简单化。

作为一种哲学和认识论，在关于知识的本性和如何获得知识这两个问题上，理性主义是这样来解答的：首先，知识的标准是理性，而不是启示或权威，因此真正的知识是由全称和必然的判断所组成的；其次，在知识的起源上，真正的知识不能来自感官知觉和经验，而必然在思想或理性中有其基础，或者说，真理是理性天然所有或理性固有的，是与生俱来的或先验的；第三，理性的演绎法是获得普遍必然知识的途径或方法。因此，最终理性主义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至上的、无限的。但是，关键的问题是理性主义的这些指标能否和政治相结合，或者说，政治知识的标准是理性吗？真正的政治知识都是全称和必然的判断吗？政治知识是天赋的吗？

[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载苗力田编译《亚里士多德全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1—32页。

[2] 赵汀阳：《每个人的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通过演绎的推理方法能够获得政治知识吗？迈克尔·奥克肖特^[1]告诉我们，“政治当然并不知道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在政治的世界中，所有一切都源于人类活动，尽管其中有许多结果并非出自人类的计划。就人类活动而言，用必然性和有效性这类语言都是不合适的。”^[2]

考察西方政治思想史中不同阶段的政治观，可以发现它们一直是理性主义的，即这些政治观都是从某个抽象的普遍前提出发，通过演绎的方法推理出某种超越时空的价值标准和制度模式。在古希腊，柏拉图是从抽象的善的理念推理出了理想国；在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家们是从抽象的上帝出发推理出了神权政治；在近代，启蒙思想家们则从抽象的人性法则即自然法出发，推理出了以保护权利为中心的各种政治理想。因此，我们才说，古希腊“追求至善的政治”，中世纪“追求神性的政治”以及近代的“追求权利的政治”都是理性主义的政治。^[3]在奥克肖特看来，理性主义的做法属于混淆或文不对题，他认为，科学领域的“技术知识”和政治领域的“实践知识”完全是两回事，而理性主义的政治观的做法是用技术知识抹掉了实践知识，妄图以之来解决政治问题。这就是说，政治是一个特殊的、复杂的领域，而政治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是在于它不只是事实领域，因为政治要解决不同历史阶段的人的不同的需要，因此政治更是一个存在价值判断的领域，这使得在学科属性上存在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之分，“政治科学可以从任何政治事实出发去研究这些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而政治哲学只能从现实中需要没能满足的那些真正的问题出发。”^[4]因此将政治做全然的科学化处理就是不恰当的，而这正是理性主义政治观的做法。

当然，理性主义的这种知识论并非没有遇到反对的声音，这正如奥克肖特自己所说，实际上，在所有层面和领域，一直有抗拒理性主义学说的批评。帕斯卡就是对笛卡尔学说的一个有见识的批评者，他用或然性的学说避免了笛卡尔关于确定性知识的唯一倾向，并且他还否定了推理作为全部知识来源的观念。另外，哲学上的

[1] 对于“Oakeshott”的译法，大陆学者多采用“奥克肖特”或“欧克肖特”，较早的译法还有“奥克夏特”、“欧克秀特”等，台湾学者多译为“欧克秀”及“区克秀”。本书统一采用最为常见的“奥克肖特”译法。

[2] Michael Oakeshott, *The Politics of Faith and the Politics of Scepticism*, 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T. Full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0.

[3] 参见本书第一章：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理性主义政治观。

[4] 马德普：《政治生活中的应然逻辑——政治哲学中的立论基础与方法论初探》，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第32页。

怀疑主义其实恰恰是伴随着唯理主义而产生的，只不过在近代它没有理性主义的影响大罢了。关于理性，周德伟先生有一种很有见地的观点，他认为，“如以逻辑代表理，价值判断代表性，已大致无误，分别为知识及行动之源泉。”^[1]也就是说，所谓“理”乃是逻辑推理，它只是知识的起点，只能使人具备局部的知识，而所谓的“性”乃是人的主观价值判断，它是行动的起点，因此，由“理”并不一定能达到“性”。不难发现，这种认识很大程度上是符合休谟怀疑论的。理性主义用技术知识抹掉实践知识的做法，不客气地说不仅是对知识的简单化，在政治上还犯了由“理”一定能达到“性”的错误，因此，从根本上讲，理性主义政治观的思路是混淆了事实和价值问题。

关于政治的知识，谢尔登·沃林也有一番精彩的论述，他认为政治智慧和政治科学是政治知识的两种形式。政治科学有简洁、可操作和前后关系相对独立的特性，而“政治智慧是个不幸的用语，因为……问题不在于它是什么，而是在于它存在于什么之中。历史，关于制度的知识和法律分析（是与之相关的）……也可以加上关于过去的政治理论的知识。如果将其视为一个整体，这个知识的混合型展示了同科学型的对比。它的活动模式与其说是探索风格的，还不如说是反思风格的。它认真留心逻辑，但对经验的不连贯和矛盾对立则更为留心。出于同样的理由，它对严密性并不信赖。政治生活把它的重要性让位给精炼而又容易理解的假设，因此关于它的有意义的陈述经常不得不是隐喻的和暗指的。前后关系变得极端重要，因为行为和事件发生时没有其他背景。所以，这种类型的知识倾向于暗指性和启发性，而不是清晰性和确定性”^[2]。通过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的批判，奥克肖特则提出了“政治是追求暗示”的洞见。这种“暗示”的观点和沃林所强调的“暗指性”的政治知识其实是相似的，这其实意味着政治和理性主义的思想方法并没有契合性，或者说，理解属于哲学的或者智慧的政治知识需要探索其他的方法。

本书认为，奥克肖特的政治思想是理解政治知识的一种新的思路，同时本书努力将奥克肖特“政治是追求暗示”这一洞见升华为一种“追求暗示的政治观”，并且认为这一政治观不仅是和理性主义的政治观相对的政治理解范式，甚至它还是理性主义政治观的替代范式。这样，以提出一种新的政治观为线索来研究奥克肖特的

[1] 周德伟：《自由哲学与中国圣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5页。

[2] 转引自[美]理查德·J·伯恩斯坦：《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郭小平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55—56页。

政治思想，将是本书的研究思路，同时这种“追求暗示的政治观”也是这里研究的主要问题。并且我们知道，进入20世纪，对理性主义的批判进入了一个高峰，而在对理性主义政治的批判上奥克肖特是最深刻的，但在这里要追问，难道奥克肖特仅仅也是侧重于对理性主义政治的批判？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对奥克肖特就仅仅是一种解读，而不是一种研究。当然，仅仅提出一种可以被称之为“追求暗示的政治观”，这可以通过深刻地解读奥克肖特的政治思想而得出，但是本书的关键是想进一步开展研究：即这样一种“追求暗示的政治观”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暗示”？所以，本书的问题有两个，首先，能否得出一种可以和理性主义的政治观相对的“追求暗示的政治观”？其次，这种“追求暗示的政治观”能给我们带来哪些“暗示”？

近代和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仅承认理性在科学领域中的作用，也相信理性在政治中的作用，他们正是奥克肖特所批判的理性主义者。他们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就是按照西方的底本来进行，中国所需要的只是一种方法或技术，完全可以按照西方的蓝图在中国进行操作，因此，理性主义者都有一种教条主义的气质。而“追求暗示的政治观”在政治的理解上坚持历史主义的视野，充分认识到了政治的复杂性、偶然性，这意味着不能对政治做简单化和极端化的理解，也无法将政治看作是有必然规律的自然科学，更不能认为能够找到解决政治问题的、且可以推广的一劳永逸的途径，这意味着政治是要从问题出发，而不是从任何一种模式出发，政治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因此，“追求暗示的政治观”对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国现代化和改革的路径选择，是一个很好的视角。

除了导言，本书包括五章内容和一个附录。第一章比较全面地梳理和分析了从古希腊到近代西方的理性主义政治观传统。第二章分析指出，奥克肖特认为，理性主义导致了西方近代以来的政治在政治理论内部的平衡被打破——集体主义的政治理论影响力超过了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导致了近代政治在活动风格上也出现了不平衡——信念论政治的活动风格其拉力超过了怀疑论政治的风格；导致了近代政治在国家形态间的平衡被打破——建立在事业联合之上“*Universitas*”其影响力超过了立基于公民联合之上的“*Societas*”。这是奥克肖特启动政治中理性主义批判深刻动因。第三章总结了奥克肖特的理性主义政治批判。他批判了理性主义政治的表现、特征、病因以及社会影响，其目的是为了恢复近代政治间的平衡，也是为了达致对政治更加合理的理解。第四章主要关注奥克肖特如何提出一种“追求暗示的政治观”。第

五章是对“追求暗示的政治观”的具体解析，主要分析了“追求暗示的政治观”在政治理解上的启示；这一章还分析了奥克肖特政治观的局限性，最终本书认为，奥克肖特的政治观是不彻底的，唯物史观才是奥克肖特政治哲学的出路。

第一章 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理性主义政治观

关于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政治观，徐大同先生认为，按照政治秩序建立的原因为标准，大体经历了古希腊、罗马的自然政治观，中世纪的神学政治观以及近代以来的权利政治观三个时期。^[1] 这里对政治观的考察也基本上遵循这样的理路，但基于研究奥克肖特的需要，将古希腊的自然政治观称之为“追求至善的政治”，重点考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中世纪的神学政治观称之为“追求神性的政治”；对于近代以来的权利政治观，则要深入这一范式的内部，考察其发展的两个阶段，第一是自然法及社会契约论阶段，第二是功利主义阶段，这两个阶段的政治观则分别称之为“追求权利的政治”与“追求功利的政治”。

一、追求至善的政治：古希腊的伦理政治观

正如黑格尔所言，“哲学之作为科学是从柏拉图开始，而由亚里士多德完成的。他们比起别的所有哲学家来，应该可以叫做人类的导师。”^[2] 对古希腊阶段政治观的考察，这里便将重点放在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上，他们的经典著作《理想国》与《政治学》将是主要的解读对象。尽管这师徒二人的政治思想有很大不同，但是他们的共同之处还是很明显的，那就是虽然他们都尽力区分了家务与政务，但是他们都没有将政治和伦理区分开来，他们的政治目的都是伦理意义上的至善，因此“追求至善的政治”是一种典型的伦理政治观。而这里的分析是要指出，他们的伦理政治观其实是西方理性主义政治观的起点。

[1] 徐大同总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第一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总序第7页。

[2]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51页。

（一）柏拉图的政治观——伦理的理性主义

首先，“理念论”是柏拉图政治观的认识论基础。在文德尔班看来，柏拉图理念论的起源和发展是整个欧洲思想史上最困难、最复杂，也是影响最大、成果最丰富的过程之一。^[1]柏拉图认为，“理念”是事物的本质，是苏格拉底意义上的“共相”的发展。在他看来，理念或者模式是自在和自为的，它们是实体，是实在或实质的模式，即万物原始、永恒和超越的原型，它们先于、脱离和独立于事物而存在，不受变化的影响。我们常见的个别事物都是这些永恒理念的不完善的复制品或反映，个别的事物、个别的人有生有灭，但事物的理念和人的原型则永存不息。理念种类繁多，但并非没有秩序、没有等级。各种理念按照逻辑秩序排列，在善的理念——最高的理念之下，形成一个彼此关联的有机整体，在这里，善的理念是至高无上的，是一切理念的源泉。由于善的理念的特质，一般的感官是无法理解和把握的，在柏拉图看来，关于理念的知识是来自于人先天就存在于灵魂或心灵之中的理念知识的回忆，即依靠理性来获得，而关于善的理念的知识，则只有哲学家——最具理性的人能够掌握，不难看出，这种先验论的知识来源主张是典型理性主义的。柏拉图的理念论其实就是以后的“天赋人权”等抽象观念的先声，因为它们都是不顾具体事物而直接谈论事物本质这种思维的产物。

其次，柏拉图的政治观运用的是理性主义的推理方法。在柏拉图看来，一个人的正义和一个国家的正义并无区别，他先分析了一个人灵魂中的三部分，然后将这种分析引入了对国家的分析。一个人的灵魂中的三个部分是理性、激情和欲望，如果在灵魂中理性起领导作用，激情服从于它，成为它的助手，欲望受到理性和激情的控制，则一个人就是正义的。而一个国家也是一样的，它组织得应该像一个有德性的灵魂一样，让理性占据统治的地位。在柏拉图看来，国家有三等人：生意人、辅助者和谋划者，正如灵魂的三个部分，受过哲学训练的人代表理性，应该作统治阶级，即他们是谋划者；军人阶级代表激情，其职责是防御，他们是辅助者；而农业生产者、手工业者和商人则代表最低级的欲望，他们是所谓的生意人，其职责是生产物质财富。在一个国家里，这三个阶级各司其职、坚守自己的岗位，国家就会实现正义。^[2]柏拉图对正义的分析

[1] [德]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60页。

[2] 参见[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55—171页。